



陈美桥 一个梦想着“左手柴米油盐,右手风花雪月”的达州八零后女子,喜欢把美食用文字融入人间烟火。期待自己笔下的美食文字如同一根小小的火柴,在璀璨的城市灯光里发出一丝亮光,让你发现这世间还有最简单纯朴的温暖和爱意。

美桥说食话

花生的声音

她躲进一个恰好能容纳她身躯的坑洞,傍坡的一堆玉米秆严实地遮盖了她。日本鬼子正在村里扫荡,她不时听到凄厉的惨叫。她舌尖打颤,用双手捂住自己恐惧的喘息,像一颗密不透风的花生。

阳光把几片花生叶子的耳朵揪黄了,地里的种子应该在攒劲地伸展。已经藏了一天,村子变成哑巴,她的肚子却敲成了响鼓。她拨开玉米秆,从村民平常放置粪桶和农具的洞里钻出来。用手指刨开泥土,那些花生出奇的瘦小,紧张地从黑暗中爬出来,满嘴都能吃到蜷缩的涩味。

那一年,连花生都不敢长大。她对我说。这是我当年认识那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两个月时,她对我讲的往事。她患有白内障的迷蒙的双眼,看着我说话时,总像在盯着别处。但每次我叮铃铃敲响她家门铃,身子刚挤进屋内,她便知道,是小陈来啦。

那天去她家,我带了一口电炖砂锅,头天夜里已提前煮了一锅稀饭,作为开锅处理。当然也买了排骨和花生。我曾听她说过,自她牙齿掉落之后,再也没尝过花生,那是她最喜欢的东西。我确实在她干瘪的嘴里,看到黑洞洞的房间,只零星地立着几粒萎靡的牙齿。

她问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小儿子,小陈拿了些什么?他说有一口砂锅,还有排骨和花生。她便大笑,皱纹堆起来像一张脸谱。她又指着自己的嘴说,你看我那颗牙桩还能耐得活?我边在厨房为排骨余水,边大声回答她,光牙龈都可以呢。排骨和花生一起放入炖锅,再掺清水,放上姜片和葱结,汤水沸腾之后,血色和翠色便在荡漾中穿行。

我坐在她身边,她便讲起了那片难忘的花生地。她是一位退休老教师,躲过日本鬼子,也因特殊原因与丈夫划清过界限。她说,凹凸不平的人生,总会包裹一颗希望的种子,就像花生。她的小儿子没上过学,靠自学画得一手好画,有意外的机会能去美术学院深造,却突然精神分裂。她不明白到底哪个环节出了差错,他这颗种子,突然就变了形呢?他不发病的时候为多,每逢清醒时,都亲自为我开门。他总是将一张纸巾包着门把手,待我进入,又将纸巾丢掉。尽管他年过五十,但看我的眼神那样纯净,笑起来像一汪清水。我也见过他发病的样子。他从我身旁经过,仿佛进入无人之境,去厕所吐完口水,又梦游般径直回到房间。

排骨花生汤的香气不时飘到客厅,像旗帜在故事里招

展。她偶尔会岔开话题问道,我真的还能吃动花生?她不知道电砂锅温吞的性子,能煲出排骨的酥烂和花生的粉软。她颤巍巍地将煮好的花生送进嘴里,牙床在闭合的唇里不断蠕动。她激动地说,能听到脚踩沙子的声音。她还说一辈子没去过海边,但她认为那应该是同样的松软和绵密。

我也曾仔细听过花生的声音吗?饱满的花生落入油锅,当高温的炸制让它摆脱生分,走向成熟之时,那噼噼啪啪的声音如孩子砸在地上的甩炮。将炸好的花生沥在大盘里,几滴白酒淋入,盘内滋滋地喧哗,酒香伴着若隐若现的轻烟,如同粮食在空中旋舞。也曾因为想要听到油炸花生在齿间磨合时有蓬松的碎裂之音,跑去请教大厨。大厨说,要先用水将花生泡一分钟。原来,那种特殊的振奋,是流水的声音。还有用少油和食盐炒花生呢?先是锅铲与铁锅铿锵有力地不断碰撞,待花生的水分渐散,它似变得轻盈,一旦外衣开始破裂,颜色发生变化,抛起又落入锅中时,那嗓子便撒掉了湿气,弹跳的声音就清脆起来。

你知道人们为什么喜欢用花生米下酒吗,她问我。我说,是因为花生米耐数。她接着说,还因为花生会说话。说什么呢?我问。她说,当你喝酒的时候,如果筷子已经夹不住花生米,那些跌落的声音,就是在说,你喝高了。

通过花生,我和她成了朋友,她说我是能听她说话的人,她能从一锅花生汤里听到我内心的声音。我问她那是怎样的声音。她笑而不语。后来,我习惯性地偶尔会去做一些类似粉蒸肉、红烧肉之类,适合她牙口她喜欢的菜。她的小儿子每次为我开门,一脸欣喜的泉水似的笑容,似乎能扫走世间所有尘埃。

自她搬回老家一年多后,我再没和任何人谈论过花生。趁着假期,我去旅行,也顺便看望她。她本来就单薄的身子更加消瘦,眼球似乎落入干枯的洞穴。她说她最近总是腰痛,站着吃力。我以为那是老年人的常态,并没有太过担心。倒是她那双摆在鞋柜的旧鞋引起我的注意,它像霉变的花生。临走前,我特意为她买了一双我自认为舒适的北京布鞋。她说她很喜欢,等有机会穿出去走走。

她穿着那双鞋走到医院,便再没回过家,一星期后,她终因全身器官衰竭离世。这是我在她大儿子打来的电话里得知的。她其中一些亲戚责怪我送鞋给她,说那是送她上路。他怕我有心理负担,特意叮嘱我不要自责,说她临终前好多次念及我的好,她能从花生汤里听到我单纯真诚的声音。

转眼十多年又如书页翻过,每忆及此事,喉咙便如辣油呛进气管,眼睛有泪水冲不出眼眶的刺痛。一直支撑我人生的这点单纯和真诚,真的有能力听到别人内心的声音吗?



□刘俊萍

悲与喜

“不必为母则刚。愿你还是那个小女孩!爱你!”当我看到一位先生送花给在医院生孩子的妻子卡片上的留言,瞬间泪奔。

人的感情,常常会被一个不经意的动作,被一首快遗忘的老歌,被一句话,在一瞬间被触动,被感动,被感同身受……

此刻,泪眼朦胧的我就被触动了。我想到了我自己。在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,因为父亲重男轻女,我缺少父爱。每次吃饭,只要父亲一大声说话,我就吓得掉筷子。然后钻到桌子底下捡筷子,半天不敢站起来,换来的却是父亲的更大声的呵斥。我经常就这样是战战兢兢地爬上椅子,噙着泪水吃饭。以至于我吃饭从不长肉,越长越瘦,人家都说我瘦得像“竹竿”。

特别是打雷下雨的时候,我看到闪电,总是吓得赶紧钻进被子里双手捂紧耳朵,一个人瑟瑟发抖。

在我还没到读书的年龄,不记得我那时几岁。有一次我紧跟在父亲身后走路。因为父亲走得快,不等我,我跟不上而急得摔倒了,摔了个狗啃泥。因为摔得很重,我爬不起来了。我只好哑着

嘴里的咸腥味,无声地哭泣着。

父亲自顾自地向前走了一会才发现我没有跟上,他回头一看,我落了一大截,还趴在了地上。于是他大步流星地返回,狠狠地拽起我的胳膊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我疼得不由得哭出了声。我以为我的胳膊折了,因为我的胳膊不仅钻心地疼,还一点都不能动。后来母亲带我看了医生,我才知道是父亲用力过猛,把我的胳膊拽脱臼了。

在我读小学时,有一次放学,我正好听到了父亲请的算命瞎子在厨房里说的话。瞎子说:“你的儿女都很好,就是大女儿将来会离家远远的,在你老了赶不回来为你披麻戴孝。不过你别怕,你的小女儿好得很,会为你养老送终,会为你尽孝。”我听了就抖个不停。我知道这些话对于我和父亲来说,都好比晴天霹雳!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父亲老了的时候不能为他戴孝!我懂他说的不能尽孝就是对父亲的不孝。从那以后,我和父亲的感情更是雪上加霜了!

从那以后,我能感觉到父亲那怒气冲冲却无法发泄的火气,我瞟到他那更加冰冷的眼神。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,我认定了长大的自己就像瞎子所说

的会离开,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,再也不会回来。所以,我充满希望地等待,等待自己长大的那一天就离开……

说来也怪,在那之后,我的命运仿佛被一双无形的手主宰。从我18岁离开家到现在已经三十余载,虽然我嘴上说着什么时候回去看看,而我竟也一次未归。

我知道,我谈不明白真正恨自己的父亲,我对一直都渴望的父爱不抱希望了,我对他的爱也早已没有了。

不久前父亲来我住的城市看眼病。他口口声声在我面前标榜,说对我们四个孩子从小就一视同仁,没有亏待过谁,没有偏袒过谁。我表面上点着头,心里却暗觉好笑。

我没有直接反驳父亲,我以为我已经可以不在意了。可我陪了他半天后,他却对着我叫妹妹的名字!他以为第一时间来陪他的一定是妹妹!

我想我现在更多的是可怜父亲,可怜一个年老体弱的人。我给父亲钱,给他买衣服,为他忙前忙后,我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可以放下过往,已经原谅父亲了。

但在某个瞬间,我还是会被悲伤击中,我内心的空洞并未补上。它一直都在那,让我倍感无力。因为那里住着一

个瘦小的、无助的、泪眼婆娑的战战兢兢的小女孩,她并没有跟着我一起长大,她永远都是那么弱小,只在我的心底无声地哭泣。她看不到长大的我,总是沉浸在她那悲伤的世界。而我,也只能远远地看着她,拥抱我自己,陪着她泪流……

我也曾殷殷地希冀:愿我今生能够找到一个人,他既能像大多数的父亲那般地呵护我,又能像朋友一样,让我敞开心扉,无所挂碍地畅所欲言,同时,也能纵容我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对他无比地依恋。

当我走进婚姻,才发现还在飞翔的自己,一下子却从空中掉到了地上,婚姻不是我所想象的。

我努力了半生,却一无所获。一切仿佛都在暗示我:“你要的世上根本就不存在!那么美好的爱情只存在于人的无限想象之中,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,只是你的想象。是你太不切实际,太异想天开了!”

于是,我不再相信爱情。今天,我看到那个男人送给妻子的花和卡片:“不必为母则刚,愿你还是那个小女孩!爱你!”年过半百的我竟感动得泪流成河……

哭过之后,我想我被治愈了,因为我又相信爱情了!